

082.1
G21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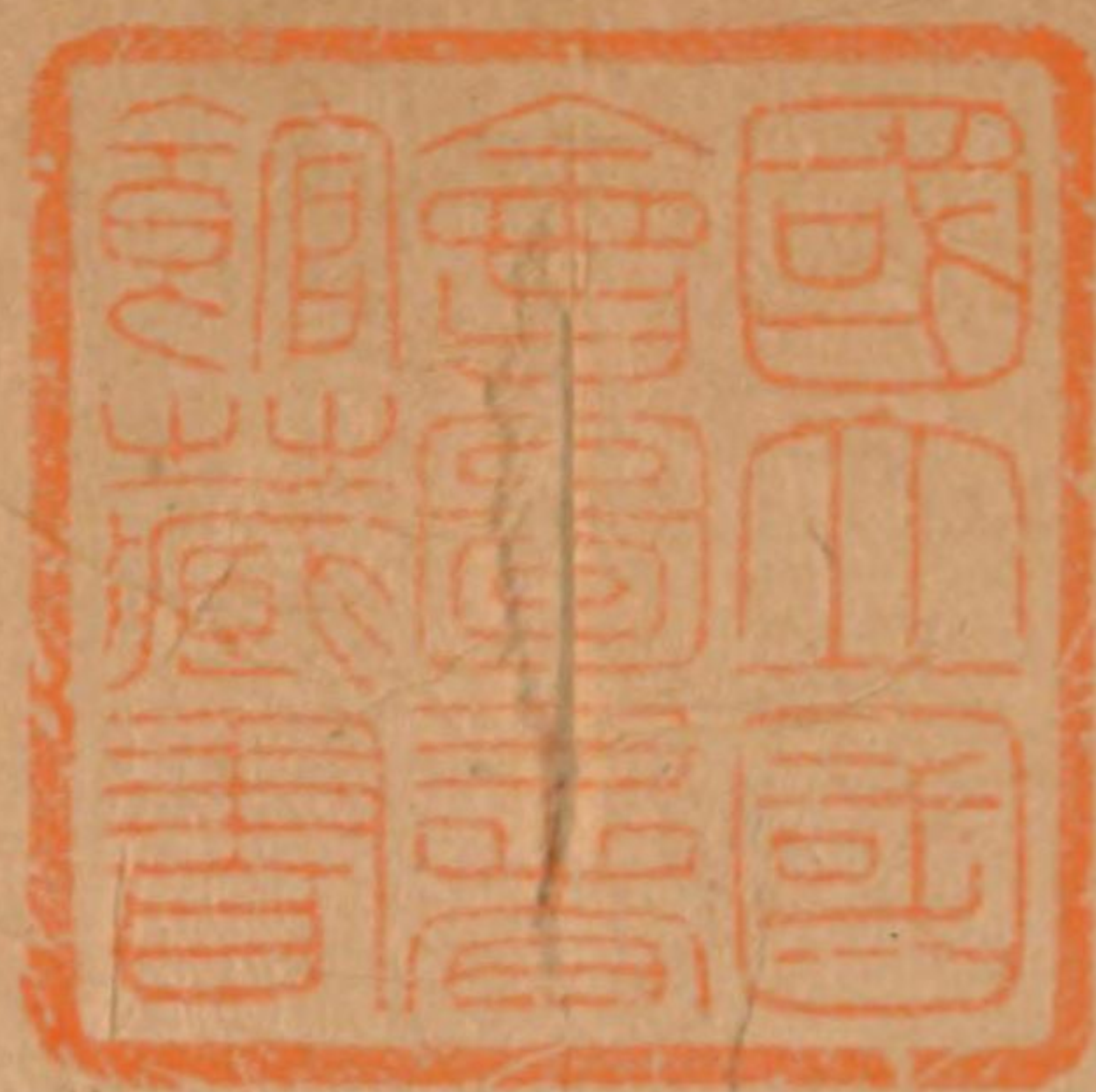
59

五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王

朝恩

笙龢校

印舡憑軾錄

姜

南篡

里貫已見

勸學文

勸學文一篇宋荆國王文公安石之作也通篇皆以肥家潤身之利歆導學者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養其良知良能者略不相及也善乎李之彥之言曰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饕既得志之後恣其

藝海珠塵

印舡憑軾錄

56889

浩克惟以金多爲榮不以行穢爲辱屢玷白簡恬然自
如雖有清議真之不恤然司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
若人也毋怪乎玩視典憲爲具文一切寘廉恥於掃地
氣習日勝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爲
蠹國害民也得非蔽鋼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
深責貪饕之徒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

論曹操

宋景文公用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字爲弗裕矣
孫權引殺融爲比而斥虞翻誅張温權之量又下矣待
賢少忌唯劉備爲綽綽云又曰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

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
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此
論深爲有見然曹瞞尙不能容物已見唐崔塗之詩而
荀彧之志杜牧亦嘗道及之矣

詩含怨刺

嘉興陳漢昭顯能詩嘗題枇杷山鳥圖云盧橘垂黃雨
滿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晏空林裏竹實蕭疎鳳
亦飢此詩怨刺之意見於不言之表較孟浩然不才明
主棄及薛令之首蒼長闌干之句辭雖隱而意愈露矣

題趙子昂畫馬

姑蘇沈石田啓南嘗有詩題趙子昂畫馬云隅目晶熒
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
買去騎西涯李文正公亦有一絕云宋家龍種墮燕山
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舊價任他評品落人家
二詩之意皆惜子昂事元之非也

宋仁宗明恕

宋仁宗時程天球判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
程囚其人于獄具奏于朝上覽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
贅耳卽令釋之而其兵輒已死上頗疑之一日對輔臣
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從而禁繫之安

得不死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之輒止曰
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夫以唐太宗之賢猶殺李
君羨而周世宗見臣下有方面大耳者皆去之生於疑
故也仁宗於此其過二君遠矣諡之曰仁宣哉

按察司官不糾劾

永樂己丑車駕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玉貪暴
失期上怒謂湖廣按察司官不糾劾皆謫楊青驛給役

慶樂園詞

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序云慶樂
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在荆棘中惟

存古桂百餘故末句亦有猶今之視昔之感 古木迷
雅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圍東窗酸風掃盡芳塵
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
不到花深 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
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
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余嘗讀此詞不覺
爲之增歎再三夫花石之盛莫盛於唐之李贊皇讀平
泉莊記則見之矣而宋之艮嶽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
囿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今誰在耶余爲童子時見所
謂慶樂園者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

力者移去矣杭城中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
二今陳家者已驚之而拆去矣止遺一坎許氏者自余
結髮已來不三十年已七易主矣吁此奢僭之尤者也
君子貽厥孫謀當訓之以勤儉慎毋蹈此而取誚於後
人焉余因讀叔夏之詞重有感也於戲

過宋陵詩

陳橋驛畔勢倉皇點檢歸來作帝王玉斧不揮螳後雀
朱牌空寫火中羊早知金狄無誠約何必珠襦有謾藏
泥馬南來成底事江邊白塔更淒涼此鄉先達存齋瞿
先生宗吉過宋陵之作無限傷悼不平之意見乎其辭

斧鉞寓於吟詠之內也

羅結

人以太公望年過八十始遇文王佐成周業而伐紂救民以安天下爲古今大老一人而已嘗讀北史魏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結雖不敢比望然其壽考亦古今大臣之所罕有也

僧可觀入院詩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吁使老而貪得升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悚動其中乎

作粥救饑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仙林寺中饑民殍死不爲衰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民振乏爲事乃請杭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卽菩提寺作粥夜鬻竄大饗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坐

藝海珠塵 五
虛其前以行粥用兩人舁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驚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石塘胡先生長孺云往歲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東海翁自評

東海翁張先生汝弼稟識奇異充之學問老且不倦爲文章典雅深厚詩清健有風致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爲一代冠冕然世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先生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必以理勝嘗自

評其所能曰人以書名我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所敢知也然羅一峯倫以言事忤大臣去國先生慨然作詩送之及守南安謝病歸民相與立生祠嶺下又數請縣移文候安否則其爲政可知矣

黃堂

黃堂卽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緬素雜記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見姑蘇志

炎涼得失

東陽子俞子曰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汚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岡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又云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舍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宜雖然屬在東君手問著東君也不知夫炎涼在人得失有命君子修其在我者而已炎涼得失何預於心哉

不用隸卒勾攝

宣德間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版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威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題四皓奕棋圖

威寧伯王襄敏公越題四皓奕棋圖云暴楚強秦一局收不應末著又安劉就中諸呂真勅敵賴得旁觀有絳侯朱克粹云一局殘棋尙未終白頭何事到青宮可應

千里冥飛翼卻墮劉侯智網中二詩威寧之辭意勝也

東軒鶴窗詞

臨川聶東軒先生大年作小詞二闕云楊柳小蠻腰慣
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 忙整玉搔
頭春筍纖纖露老卻江南杜牧之懶為秋娘賦 粉淚
濕鮫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
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為阿誰但悔從前
錯子師鶴窗翁和之序云臨川聶大年先生嘗作卜算
子二闕予自童子時誦之至今不忘歲晏風雪夜坐無
慘取而歌之孤懷悄然因和其韻云歌得雪兒歌舞得

霓裳舞料想前身跨鳳仙合作蕭郎婦 顏色雪中梅
淚點花梢露雲雨巫山十二峰未數高唐賦 花壓鬢
雲低風透衫羅薄殘夢曹騰下翠樓不覺金釵落 幾
許別離愁猶自思量著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二公之作可謂鏗金戛玉矣

中秋啓

宋趙祖穎奇謝景思偕同在太學值中秋趣人作會啓
云庾亮樓邊漸觀掛簷之月揚雄宅畔蔑無載酒之人
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輕財有朱家之
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樽中屢極詠諧之飲錢



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
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醒如劉伯
倫不無覲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
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觀過此以
還未知所措祖穎之筆也醞藉可愛但恨太酸耳

總兵官印文

國家以公侯伯都督掛印充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
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
綏曰靖虜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
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

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稱其印曰漕運之印疊
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蘇州等處雖名總兵俱
無將軍印

統幕

統幕之地在北直隸隆慶州西南八十里相傳遼主遊
幸嘗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俗訛爲土幕又名土墓又
名土木皆訛也本朝正統十四年王師敗績于土木大
駕北狩卽此地元陳孚剛中詩千里茫茫草色青亂塵
飛逐馬蹄生不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年統幕名

朱靜庵

海昌朱靜庵光澤教諭周濟之妻也能詩其詠梅花燈籠一絕膾炙人口其詠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裏恨迢迢真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才思不減李易安也予年十五六時識之今有集行于世

學詩之法

學詩之法先師孔子道之盡矣後之學詩者不過曰取材漢魏效法於唐而已所謂性情者未之講也嘗愛元伯長宣蒼徐生問詩一律云少日題詩愧老成中年漂泊讓才名師襄去亂亡周雅宋玉悲秋學楚聲月樹謾同烏鵲怨陽岡何得鳳凰鳴歸來信有餘師在千古歌

聲繫性情性情二字拈出於學詩者甚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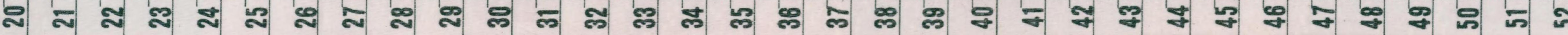
以醫寓諫

以下三則見鹽車道聽今附此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洪武乙丑庶吉士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洪武乙丑進士轉翰林庶吉士由是觀之則國初庶吉士在中書省高皇帝既革中書省乃改在於翰林耳非文皇始賜名也



庶吉士

國初庶吉士或在中書省或在文華堂後改置翰林偶讀梁用之徐孟昭傳云孟昭登洪武乙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上左右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上未退不得退也由此觀之則洪武中六科亦有庶吉士不特翰林也

莊荀揚子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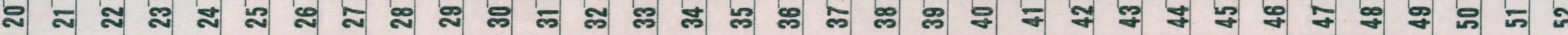
以下四則見醉經堂備糟編今附此

陳後山云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又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

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愚以為文章以理為主而輔之以氣莊荀之氣壯故志節著而文愈奇揚雄之氣弱故志節靡而文愈澁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若雄其餒者乎

胡端敏公論仁明武

胡端敏公世寧嘉靖甲申以吏部右侍郎服闋被召時羣臣諫上追崇者伏闕號慟聲徹內庭上怒責以覆楚降謫有差公乃上疏略云臣昔效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蓋是三德以仁為主而明與武



所以威之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者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之物何所容而天威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者仁或可過而明過則察武過則殘決不可也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決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延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寔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寔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

朴行于殿陛刑戮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臣願陛下謹之於後而已又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不合而以前難謂其事事皆非聖明於是唯以天地日月三無私心照臨於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幸甚

古文三等

陳後山曰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

東漢而下無取焉蓋周之文六經孔孟也七國之文諸子之文也漢之文文士之文也道失而意意失而辭可以見諸子不如六經孔孟文士不如諸子也

曾子老而學成

宋景文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余以為曾子之學誠篤故功夫細密而卒能傳夫子之道著書立言與六經垂憲今觀大學次第節目之詳知其學之有本有末而得乎一貫之旨多矣所謂該洽乃其餘事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韜
華亭 姜 兆翀 如山棧

交行摘稿

徐孚遠纂

孚遠字闇公晚號復齋江南華亭人明崇禎壬午舉人有鈞璜堂存稿十七史

獵俎一百四十五卷

同黃臣以張衡宇行交海

交州南去是長安霧重風輕道路漫回首滄浪為客久龍神款款別離難

入交港同行者或云此中有似三吳感賦

曲曲溪流面面田海濤盡處好牽船江南風土渾相似
吳會交州共一天

種竹栽桑養子孫處處雙鬟坐市門客路相逢開一笑
何須津口問桃源

風帆高掛入青畦春水方生路不迷夷女看人渾未識
笑聲啞啞滿前溪

同黃張祀伏波將軍廟歌

自古中興稱建武將軍挾策求真主東廂一見展筵謀
腰懸組綬分茅土晚年仗鉞向炎州樓船下瀨漾中流
朱鳶已定日南服重開七郡獻琪球靈跡千秋銅柱存

蠻夷長老咸駿奔至今廟祀江之潯舟師日日薦芳蓀
我從國變山中哭烏折其翮車無軸衰老難跨上將鞍
籠疏方似當時璞一聞交海近行都便隨商舶駕雙鳧
高檣狎浪看轉側陽侯驤首凌天吳忽然濃霧迷南北
天地暗慘長年惑長年無計焚片香歸命將軍頌明德
須臾雲淨四山開如見拓戟光徘徊從此揚帆兼命檝
擊鼓吹簫取道來沙淺江平識去津翩翩蝴蝶引行人
我行祇謁神祠下青青竹色水粼粼古碑斑剝字畫漫
執圭衣黻著蟬冠酒馨牲膳來夷女拜手陳詞看漢官
將軍上殿喜論兵聚米還成山谷形此日聖王方借箸

好將圖畫入承明

贈安南范禮部 名公著僭稱尚書

十載風塵臥翠微
今來假道赴皇畿
未聞脂秣遊賓駕
更有荆榛牽客衣
生似蘇卿終不屈
死如溫序亦思歸
南方典禮惟君在
僑胥相期願弗違

贈黎禮部 名數僭稱侍郎有詩三章贈余

瓜田萬里誤投鞭
王帛將來更負愆
未得搏鵬游碧落
可能放鶴反青田
再生馬角真何幸
一惠魚書喜有緣
此日交期良不淺
河梁詩句古人傳

題南越王尉陀廟

遺史千秋一丈夫
却瞻祠宇薦靈芻
乘時截嶺分秦地
折節開關縮漢符
樹葉青青藏雀卵
碑文黯黯辨龜趺
陸生使後誰人到
猶喜相聞新語無

交州漫題

臨流日對草萋萋
握節交州顏色低
賓館嗟無端木駟
蠻方賸有子卿羝
每懷反轡身何託
實恐朝天路欲迷
聞道樓船今佩印
前旌已渡武陵溪
南來慮負一帆風
王會猶然苦未同
披髮夷人何意氣
擔簦客子甚怔忡
四分州土非全國
三統雄師有上公
休恃文佳嘗反側
獻俘終入大明宮



在交日久傳語日變莫測其情或言舊唐人有洩

余姓名者故愈欲余謁晤而甘心焉

風霧蕭蕭嗟遠道主賓擾擾誤虛名誰占李耳車前氣
欲絕淳于冠下纓豈是鬚眉真有異從來頭足自當明
雖然周室非全盛王會開時南海清

晦日同臣以衡字

清光煜煜兩霏霏夷服夷言相刺譏客裏三人如貫索
舟居兩月似圓扉宋臣真喜華元反漢使難期谷吉歸
此日已為春盡日雲雷猶自感天威

四月朔

白後不作題以日為次

從王喜甚赴蓬瀛誰料南行荆棘生蝸角真為蠻氏戰
蠅營擬作伯勞聲窮途自覺諸緣盡守禮應知一死輕
若遇九原交友在問余來此有何名

二日

天公何事久陰陰晴雨無期似客心夏甸幾時巡鳳輦
春光難可變鴉音不堪異類思微服遙念同朝憶故簪
終日溪流未徹那能滴淚到滇黔

三日

時聞有兵至粵若將可待而竟寂然

金馬空傳不可徂相聞洱海下王鉄輕票皆出禁中旅
留滯還同西域胡每羨遊鱗能赴壑只憐苞羽尙囚笱

元戎布算今須定爲取蘇卿入帝都

四日

志欲吹簾慮未詳忽然鼓棹入蠻鄉嘗懸北闕心如日
一到南方鬢總霜羽翼摧傷同頓蝨騰驤無計羨飛黃
井蛙有國堪尊大不異當年笑子陽

五日同黃張飲歌

上巳之後到交州可憐五日尚淹留夷人喜怒不可知
抵羊能乳在何時雖有夷釀嘗盈缶漓似督郵難入口
舉杯消愁愁更添離騷一篇空在手今辰呼童整我冠
有人遺我東洋酒酌之其味醇且醞相勸何論升與斗

偶然下箸兩三糲白者蒜泥青者韭帝都飛鳥尚茫茫
嘆我年來已老醜飲罷起坐撫吳鉤清音泠泠如欲乳

舟中雜感

屈指乘桴今幾時推蓬匡坐強支頤十年荒島心常苦
一拜夷王節又虧玉帳久懸都護檄蠻鄉空寄少卿詩
遙聞吳楚將龍鬪不禁臨風泣路歧
孤舟盡日雨瀟瀟竇從無聲不自聊臣節當堅中路阻
天威未振小夷驕狂來欲借琴高鯉騎去應吹伍員簫
使客雖然失意氣前軍還有霍票姚

浮雲澹澹水悠悠壯志難消感魏牟鼓角每愁銅柱路

夢魂猶戀碧雞游一葵向日知無補羣策支天恐未周
從此回舟何所事還應驅浪大江頭

擬向龍門不是津春餘涉夏又盈旬未能芳餌求璜玉

且就青溪戴葛巾避跡便同朱處士無言真作息夫人

只愁川谷將來變歸路何從問四鄰

天末猶餘此一隅昔賢嘗亦有經塗子初遠跡終能反

士燮遺風尚在無回首年華真冉冉傷心枯苑嘆烏烏

何時好鼓闡南棹堅臥山中號小巫

千行涕淚王威弱三月拘留臣節艱來日無能假宋道

歸時猶恐滯秦關賈人歡喜金錢會使客蒼黃髮鬢斑

安得禁申求頗牧早施長策定南蠻

蘇卿臥雪窮邊日漢將揮戈出塞時甲第連雲軍氣盛

羝羊荒草使臣悲節旄欲盡天寧感雁帛難傳人豈知

悼古傷今空涕淚臨流無計強題詩

嗟爾蠻人何種生先朝棄此海南平身紆劍佩觀無用

口學盤杆說未成鵬遇長沙須作賦梟逢軒帝卽爲羹

孤臣真悔輕衣袂日日溪頭蒙惡聲

與臣以論行止

兩朝奉勅輜軒使六表行年上暮身山裏芝田方燁煜

舟中鶴侶尙逡巡余將躡屐看青壁子擬吹簫謁紫宸

心事相關重執手他時能訪五湖濱

偶題示黃張二君

寸丹耿耿豈能要笑爾蠻夷空設朝自擬劉鋹經百鍊
誰憐堯莩已三凋傷心舊侶籠中鶴側目秋風韞上鷁
何日天南飛尺一相將攜手上青霄

擬歸鷺

十年一度擬朝天及至中途又渺然主聖已開温室待
臣愚只有海槎緣身隨碧浪如流去望斷紅雲不可前
伏處時多行日少自傷才力愧張騫

遣懷

出岫孤雲何所依臨流菴竹正菲菲軒皇夢蓋三春動
旅客征帆六月飛便擬相如懷璧反誰憐季子敝裘歸
行年已邁磻溪杳好把漁竿上釣磯

蠻俗真知賈客豪使車至止亦徒勞謾將玉帛人誰荅
默禱神祇天愈高何吉何凶詢季主爲醒爲醉感離騷
傷心有似孤飛鶴引吭長鳴徹九臯

土風

賓至誰來慰寂寥公衙不啓是虛朝周官何必稱多士
齊國惟聞有豎刁辭設詛盟交道絕館愆牢醴客心搖
倒懸頭足堪流涕何日問天天路遙

藝海珠塵
得意中官故喜豪嘗將絲竹擬雲璈盡搜漢物如過市
約畧方言似旅葵蠻女跣行窺玉節夷男箕坐弄霜毫
此州本屬王封外何事來游紆佩刀

懷王先生

歲歲波濤只此身未曾一刻惹胡塵嘗隨魯仲逃東海
亦與無功作近鄰桂老山中空偃蹇簫吹江上又遄迤
從今便斷朝天夢慚愧當年化杖人

再懷王先生

生平二老髮俱華執手徘徊嘆路賒適野於今方失道
臨河往日亦回車清奇未絕彈流水紫氣全捐感鎮邪

相見勿言人世事溪邊依舊種桃花

與黃臣以論次人物懷唐梅臣先生

先生正始彥神理靜以淵俱客鳥與問杖履日周旋
咏時有作壺觴亦聯綿相待以送老遂忘陵谷遷非有
魏牟心戀闕猶惓然每遇天邊人繾綣情何專黃郎捧
壘書抱病客邸眠省視不踰日餉藥兼給鮮滄浪各有
適含意俱未宣朔風何栗栗海流何濺濺懷人不可見
淼渺隔山川梁月無米時贈以瑤華篇

西望

自嘆今來行路艱側身西望淚潸潸已聞貳負真藏穴

未報單于請款關南微金根如欲動中原玉斧故須頌

驅車不濟深惆悵碧海炎風空往還

雲車何事久南徼軒帝巡游路不遙中道每愁夸父喝

編鴻或阻百靈朝明堂開處須公玉五服惟時命趙堯

遠足未能陪法乘回舟夜夜望招搖

聞道齊桓建一匡孤臣中夜倒衣裳虎符未見催金葉

節使徒憐困竹王寶恐蘭生同翦伐難言雲路好翱翔

故人海內無存者誰撰招辭下大荒

不見文淵西下期空餐交米望王師壁間劍有悲鳴感

雲裏鳧無首路時杜甫雖忠心轉拙范增已老計非奇

從今便絕冠纓客結伴山中共采芝

隱語寄馬金吾

聞馬將至時其國檢索嚴甚書之扇間遺之竟屬訛傳

帛書悲未達黃鳥有哀鳴願假盧耽鶴相邀上玉清

傳周漳平將至亦作隱語未達也

節旄將盡落馬角幾時生寄語專麾帥飛鳧密見迎

松月歌贈臣以

黃郎好奇性亦別蒼古如松冷如月買絹數尺倩妙手

畫之作障清神骨虬枝偃蓋蟾吐暉晚霞初散雲氣微

移置長廊恣高臥月色松聲交入帷

贈寓交者蔣漸遠



我入交州何所得君來相訪若有覲不巾不履神貌殊
自言混迹人無識一從去國幾何年往日冠簪今此然
姓氏真同梅尉隱方書多自葛洪傳知君夙昔有兼才
筆墨紛紜入手裁且莫佯狂長棄世遙聞天廡選龍媒

贈寓交林明卿

交州聊借一枝棲逃名似入武陵溪不商不宦無世事
閒寫青山手自題筆墨時隨烟霧迷周人冠弁漢人衣
河干來訪語依依看君非復忘情者天南重見五雲飛
莫使嘗占作少微

臣以在交善病病熱也歌以發之

知君夙昔苦炎蒸三伏沉沉病欲增安得遠求千歲雪
颺如近對滿壺冰窻前企脚追彭澤巖下科頭彈廣陵
且學枚生歌一發卽看榮氣灑然升

歸丹

何處可容我只宜桴海中衣冠千古事舟楫四時風塵
世浪頭碧勞人魚眼紅皇輿猶轉側客子固須窮
交州有鬼門關舟行過關乃入華界將歸作
交行將過鬼門關及至斯關又遣還天路難階鬼亦厭
只宜流落在人間

周漳平有書至寄書者被其國重罰信音絕矣

一封書寄即為災重把關門不放開幽谷無春日欲暮

上林飛雁幾時來

將回贈臣以職方 時臣以議欲間道行復命也

翰海吞氊報漢恩蕭然反棹不堪論軒車高蓋誰迎者

辦得芒鞋朝至尊

行瓊海入一線沙亦名角帶沙危險萬狀吾輩三

人自擬必死矣口占

何事舟行入線中更憐瓊海道難通淺沙仄逼二篙水

惡浪交加四面風端笏未期門下省排衙將赴水晶宮

天公不擬亡周室銜石瑤姬結恨同

俠長已誤入一線沙以出沙為艱欲沿山而行將

抵瓊州海口乘風直過吾輩難之曰若遇虜舟

則奈何俠長曰昔年曾過此虜無舟也主舶者

利得速出亦以為然衡宇疑曰昔即無舟安知

今不有也臣以大笑曰瓊大郡也以海為固聞

王師將出粵東必且造舟自備豈無數艦為我

難乎然無以奪其說自二十七訖朔日至紗帽

山西南風即出矣乃值東風不可行未刻見一

八櫓船來始惶駭未及治備禦已發一銃相加

又見二舟出始反棹乘東風疾行得脫

漢棄朱崖已數年
主人那到海南邊
舟工自謂乘槎便
港內艨艟正鬱然

港內艨艟正鬱然
將施蜮箭吐蛟涎
皇天不與衣冠入
故作東風阻客船

履危將欲哭途窮
且喜先機遇好風
笑爾艨艟終日待
鯨魚已放碧流中

自線沙出得西風
可至大洲頭始為
通道行至初五日
已報過洲頭風輕
流迅退回

生門死路大洲頭
已過仍回客更愁
目斷長風凡九日
心懸少女似三秋

行大洲頭歌

斗量米斛量水諸君
吾子皆相齒番舶之
行古如此我來日日
大洲頭何如朝暮在
黃牛東風至西水流
神山只在海中浮
唇焦口燥不得語
疎勤飛泉那可求
南風氣盡溯洲頭
不及西風一夕流
自古乘時人力易
何須鞭石駕飛虬

七夕西風過大洲頭

天上榆花方報秋
張騫也渡海南洲
緣知此夕真良會
少女當陪織女游

將至大星連日暴風
粵中水師皆自怨於我故作末二句

交行摘稿
十一



南海行幾一月程狂風號怒客魂驚鞭驅岡嶺青冥覆
浪湧龍鼉白晝鳴鮑子憤時原不惜幼安思過喜猶輕
眼前水怪紛然現何必燃犀始別名

舟行迷道作

安州古號越裳國其使來朝歸不得聖人作法示指南
商人傳之為準則今日針師何等閒羣峯指點有無間
掛帆疑往又疑還屢行七聖俱迷道不見聞人夢裏山

附小傳 林霍

先生名孚遠字閣公松江華亭人也上世居汴梁為宋
朝宗室高宗南渡時分封於浙之湖州郡烏程東山徐

溝村以地為姓避亂隱居終元七世無一出仕者至太
祖宗周佛子公始出仕為參計使子若孫接踵登第永
樂朝遂有一堂六進士四世繼三公之謚至先生曾伯
祖階世宗朝為上柱國歷仕三朝六十年相業諡文貞
曾祖陟世宗朝為司寇祖琳為楚雄守叔祖 為山東
撫軍以賑民飢損家貲四十萬全活數百萬生靈上嘉
賴之賜爵上公父爾遂由恩蔭食二品俸養高不仕先
生為伯子少時與周立勳陳子龍二先生皆治毛氏詩
以詩文名世時人號為兩脚書廚既又與同郡夏允彝
婁東張溥諸巨公為古文社並負重名崇禎壬午登順



藝海珠塵
天賢書癸未族弟售而先生下第越一年國變乙西南
都潰唐王卽位于福州爲隆武元年先生航海入閩道
信州晉謁黃道周公一見如舊識又爲疏薦於朝時福
州改爲天興先生至爲天興司理斷獄平正等擢兵垣
三遷而爲左都御史東兵下漳泉五日而皆臣服未嘗
加一矢歡聲動地丙戌八月閩潰車駕出奔丁亥扶桂
王卽位改元永歷五月貽書舟山肅侯黃斌卿事洩走
舟山會監國魯王至因抵鷺門在同安嘉禾山原香中
左所鄭成功聚兵處也地奉永歷正朔勅使由行在而
至者相望凡建議舊臣皆晉秩先生詔爲光祿大夫桂

國少師命佐成功鎮臺灣成功以師禮事之舉動必請
命以行成功世爲大將隆武朝賜國姓任百閱招討使
永歷帝始封漳國公以不從父逆又封延平王當丙戌
閩潰勸父芝龍勿受招芝龍勿聽自率所部入海時同
行者先生首倡有大學士魯公櫻江右峽江人兵部尙
書盧公光騰同安人少司馬王公忠孝惠安人林公蘭
友仙遊人沈公佺期南安人其餘如魯王舊臣浙張公
煌言舟楫相尋於海上不可一二數先生在島與紀先
生往還如兄弟霍庚寅冬與友人訪紀先生因得獻所
作詩爲先生許可辛卯歲漳國南下三月兵襲島上先

藝海珠塵
生同部職方黃忠都督張自新泛海赴行在三月至交
州與交南西王爭禮不得進先生與王書曰孚遠聞之
竭誠以報國者貞臣之良軌也卹鄰而敬賓者賢王之
茂德也二者相遇而相合然後功烈著於當時名聞傳
於來禩也自我宣宗皇帝從三楊之請崇立貴國始重
以使權繼隆以王號而貴國二百三十年來輶軒歲至
球幣無愆稱爲知禮之國我列聖所以嘉獎貺賜亦無
替也自妖氛狂熾三京淪陷永歷皇上正位南極側聞
貴國遵正朔重冠裳孚遠等是以聞義而假途也孚遠
江南之腐儒也受國恩者八代藉先人之餘庠擅文筆

之末藝義難蒙面破家殺子以報大讐事未克集乃入
閩事隆武皇帝又以運屯同賜姓藩大集勳爵結盟連
義于閩島與賜姓藩爲寮友養精蓄銳四十萬待時而
動十三年于茲矣蒙皇上寵召亦數次矣黃職方事忠
者亦以起義母妻被殺奔走王事屢入虎穴至死不避
皇上命之賚奉詔書至賜姓藩營約以進兵賜姓藩遵
奉會合羣帥統軍大帥將直抵金陵遣張都督送孚遠
等于朝恭報師期催發晉蜀韓三藩同逼江北以殿下
世兄弟玉帛歲通歡好深切求殿下慨然送行初至張
都督具啓謁見未獲請孚遠等以乍涉驚濤兼之暑熱

藝海珠塵
成病未得具啓深用歉然伏承殿下垂問遣醫治療德
甚厚也孚遠等豈敢自寧擬卽日掘謁而猶有未敢者
蓋交情與國體兩盡而不相礙則自處處人方爲合美
自我朝遣使至貴國二百餘年載在國典祇行賓主禮
此貴國先王及賢大臣所共知者也惟去歲秦魯二藩
遣使來用拜禮二藩雖貴乃大明之臣與貴國敵體其
所遣使乃奔走末弁爵不列於天朝名不聞於閭巷先
王宴而資送之不爲薄矣今張都督貴官不同於前然
在賜姓藩下奉書拜謁於禮無譏若孚遠濫居九列事
忠恭承王命有異於是伏惟殿下訪諸大臣得遣一兩

員來與孚遠等商定使孚遠等有以受教于殿下有以
不獲罪於朝廷不貽譏于天下萬世殿下之大惠也孚
遠等之至願也自來名賢假道而成境外之交爲千秋
之美談者往往而有詞繁不敢多贅惟殿下念孚遠等
之赤心天下之善一也禮待而速遣之豈惟孚遠等懷
德卽皇上亦有晉錫諸藩亦慕義無窮矣書竟不報先
生不得已歸鳥與霍書曰交行之不得達有不偶者數
事非筆墨所能詳紀石老能傳之也聞粵東猶可以達
特險耳今天使黃兄尙在明春須問途不肖固不惜命
也臆可見先生之志矣當其歸鳥也行瓊海一線沙亦

名角帶沙危險萬狀先生三人自擬必死矣伙長已誤
入一線沙以出險爲艱欲沿山而行將抵瓊州海口乘
風直過先生三人皆難之然無以奪其說自五月二十
七日訖朔日至紗帽山西南風卽出矣乃值東風不得
行見一八櫓船來未及治修禦已發一銃相加又見二
舟至始返棹乘東風疾行得脫自線沙出得西風可至
大洲頭始爲通道行至初五日已報過洲頭風輕流迅
退回至七夕西風始過將至大星連日暴風粵中水師
皆有怨於我又舟行迷道嗚呼先生可謂艱難險阻備
嘗已熟矣庚子歲遙聞永歷帝遇害辛丑延平王取臺

灣壬寅五月王薨元子經嗣位癸卯十月鷺門破經退
守銅山先生遂南帆臨別執沈佺期公手流涕曰吾居
島十四年只爲大明一片乾淨土耳今遇傾覆不得已
南帆待送兒子登岸歸故鄉守先人宗祧卽返而與諸
公顛沛流離於海外雖百死無悔也詎知事與心違轉
徙入潮之屬邑山中竟全髮痛憤連嘔血數升而歿爲
乙巳歲五月二十七日距生萬歷己亥年六十有七

東海先生傳 王鏊

東海先生姓徐氏名孚遠字闇公華亭人高祖贈少師
公敬生二子長文貞公階次司寇公陟先生曾祖也立

朝有廉讓名祖琳官至楚雄太守有幹畧好行其德於
鄉父太學公爾遂以文行知名生三子長卽先生次鳳
彩少致遠先生天性沉敏篤志力學精力過人晝夜不
倦經史百家之言一覽成誦終身不忘自爲諸生文譽
日盛是時同學若周太學勤卣杜職方仁趾夏考功允
繇陳黃門臥子彭孝廉燕又與先生而六當世所謂雲
間六子也復倡爲幾社古文詞之會同著王申文選行
於世兄弟皆治毛鄭之學先生覃精六藝風雅之家皆
師事之仲氏以多識著述成一家言少弟負才善交遊
時有雲間三徐之目先生矻矻力學以讀書論世爲宗

於史學特稱淹博每同人高會上下古今或有遺忘必
質之先生應對若流羣疑盡釋四方問字而至者戶外
之屢常滿江左文風翕然丕變成推爲東國人倫云壬
午舉于北闈年已四十有四矣癸未南歸旣而有甲乙
之變先生慨然奮袂而起指其髮而誓曰此卽蘇武之
節矣我寧全髮而死必不去髮而生從容就義非難事
也但今天下之勢猶父母病危雖無生理爲子者豈有
先死而不顧者乎倘我高皇帝尙有一線可延我惟竭
力致死而已遂與夏考功陳黃門謀勤王事不克入於
湖湖中遇兵與家相失姚氏赴水免長子度遼殉焉先

藝海珠塵
生間道徒跣涉江踰嶺奔赴行在時同郡張公鯁淵在
閩見之驚喜爲具湯沐治衣冠奏聞行在詔除福京司
李忠勤辛苦不避艱難丙戌六月除兵科給事中秋八
月行在去閩閩中亂先生樓遲閩粵朝夕哭拜呼高皇
帝戊戌歲滇南詔命徐公都御史至交州與安南定王
爭禮不得達而返漢以癸巳客於閩之清漳漳有王生
之鄰者一日遇於途執手語曰子鄉徐先生亦苦矣夷
齊之行不是過矣余驚曰先生何在曰在山中余曰無
恙乎曰嘗自握其髮撫其膺哭呼高皇曰孤臣惟以髮
爲節以詩書爲友從容俟死以事陛下於九天耳語未

竟途人杳至揮手而別余惘然自失者久之因賦詩二
章云不見徐孺子飄零已十秋依劉寧失策復楚更何
求鴻雁春前到魚鳧夢裡愁盈盈成異域岐路淚空流
爾昔奔行在鄉書竟渺然那知閩嶺上猶得故人憐著
述存遺獻兵戈又隔年相思一相慰白髮喜盈顛及漢
遊楚有郡守朴君懷玉先生弟子也揮淚謂余曰吾師
居山時有勸爲僧歸鄉者吾師叱曰吾爲孔孟之徒豈
能依釋氏偷生乎頭可斷髮不可截也先生著書甚富
每云十七史後學苦其浩繁不能遍讀東萊呂氏雖有
詳節一書而又削去宋齊梁陳魏齊周七史未成全璧

善海珍屋
因數更寒暑纂成十七史獵俎一百四十五卷真讀史
之津梁也又著詩五千餘首以抒其忠憤較之心史無
以加茲未知鐵函何時復啓晚年自號復齋蓋寓意云
歲在乙巳有同郡故人遊湖道經饒平過訪先生握手
道故意氣如初益壯不少挫輒呼高皇帝仰天而拜故
人有慚色亟辭歸先生固留之不得痛哭而別別後哭
不止連呼高皇而卒春秋六十有七同郡宋尙木時守
湖屬友張子退經紀其喪爲治舟車次子永貞侍母戴
氏扶柩歸里先生娶於姚生子度遼先卒在閩娶于戴
生子永貞又卒宗黨僉議謂先生爲司寇冢孫不可無

後乃立仲弟鳳彩孫懷瀚爲嗣孫禮也已未仲冬懷瀚
奉先生暨配姚氏戴氏耐葬於太學公墓之昭位永貞
暨配宋氏耐於旁先是先生出亡時潮海風濤家門岌
岌不自保仲弟力護墳墓終身勿離少弟奔走急難領
身下士由是家門得全先生兄弟孝友生死一節若此
人以爲三徐之目不愧殷之三仁云雲惟先生文章若
班孟堅經術若鄭康成德量若黃叔度博物若張壯武
天下所共知也若乃大義所發勇踰賁育忠信之行乎
於蠻貊流離患難舍命不渝水火不能侵鬼神不能違
卒之履險若易全髮而終夫豈一節之士張儉趙岐之

藝海珠塵
一
柳君惠風亦閱覽多聞卓然儒雅四人者賞奇析義舐
墨濡豪頃刻盡數紙余欲叩以逸周書之在子前兒噉
羊管子之文皮冠服說文解字之鮓鱗鯢鮓鮓鮓鮓
鱖鮮鱖鱖鱖數之不能終其物且日已旰矣遂散去越
數日又相見辱贈以東紙摺扇野笠藥丸余卽賦詩四
章志謝副以楹聯碑帖及拙著論語古訓幾幾乎投縞
獻紵之風焉有頃檢書手一編出示曰貞蕤橐畧皆其
舊作首列對策發明古學貫通六藝羣書讀之洋洋灑
灑如登高山臨滄海驟然莫測其崇深蓋余從事于聲
音文字訓詁已歷多年意有所會輒疏記之近年性漸

忽忘未敢自信今閱檢書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
覺興感交集檢書自言所列策問乃其先國王親製國
王好學博聞直接鄒魯淵原不作漢唐後語而恭儉禮
下從善如流夙知草茅之名振拔于科舉常格之外而
登進之擢授要職君臣之遇古所罕覩余嘆其何榮若
此蓋嘗三入京師所交皆名公鉅儒其天性樂慕
中朝好譚經濟曾著北學議二卷其它著作詩文尙多
此所存者才十之一然其中攷證之作酬唱之篇雲流
泉涌綺合藻扞粲然具備同人亟爲校刻請余弁其端
余固謝不敏適綿州李墨莊中翰出使琉球方歸亦在

坐欣然勸余爲之洪惟我

國家文教誕敷東漸西被梯山航海重譯來庭何止越裳西旅而朝鮮古稱君子之國檢書皇華載命周爰諮諏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咸知崇實學尚風雅無聞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若夫澹雲微雨二語遂詫爲東國解詩抑亦淺已
海寧陳鱣敘

六書策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蓋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

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并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等可遡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等亦可言歟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其製造之精義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事爲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其究

妻海珠塵 三
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爲經假借轉注爲緯則同一
六書而或爲經或爲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
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
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
或曰借象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
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
義者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
者有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
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籀文爲文
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書固各
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可悉數甄
豐之刊定六體亦可歷舉歟梵也伽盧也季頡也竺典
并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來變化之三體
皆可指其得失歟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
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洛開而圖書兆嘉禾生而穗
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
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論今則
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
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

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蒼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隸書爲西京之草書爲藁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采史籀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惟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今以文字爲小學異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妬

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予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蓋不無粗窺端倪者今予大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者而又當承命編整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予格致其悉意敢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書者與道俱生者也道無形體則書以眇之道無方所則書以導之道無言語則書以達之故世無離水之魚亦無離書之道矣其在天也則曰星之昭明也寒暑之消長也雲霞之絢爛也其在地也則江河山岳之流峙也草木蟲魚之榮落變化也其

在人也則身體毛髮屈伸偃仰之態衣服飲食動靜
語默之象無非書也方其壹而未名蘊而將昧也必
憐得之以爲卦倉史得之以爲書於是乎名其卦曰
易名其書曰字世儒歛啓妄生分別見讀易者曰
師而敬之見學字者曰初學而小之殊不知書也易
也合之則爲一離之則爲二彼卦中之一畫非書中
之指事乎卦中之奇耦非書中之象形乎曰陰曰陽
非會意乎有卦必有名非諧聲乎卦中之交易變易
非子母相生假借轉注之發凡起例乎是知不明乎
書者必其不通乎易者也善乎陶九成之言曰六書

八卦之變也今我聖上學貫三才道冠百王觀人文
而化成昌天下而不遺發策問道以六書爲先矣矣
哉真知爲治之要矣臣雖謏陋敢不以所聞於先哲
者颺言以對乎臣伏讀聖策自書居至覽焉臣拜三
稽首曰都嘗試論之書雖六藝之一而實則貫乎六
藝蓋惟禮樂射御數五者各不相通而書能通之書
雖小學之事而實則大人之道不外乎是夫惟語其
小則偏傍點畫之微而語其至則造化之所由起精
義之所由託也信乎其能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
者矣是以聖王重之周官保氏之爲教也自八歲而

爲始所以諷說於摳衣之餘講摩於隅坐之間者無
非此六書之旨故時無不識字之人朝無不通經之
官子夏之釋物辨丁乎魚枕秦醫之說疾測蠱于蟲
皿委安可通見于姜鼎芹近本一證在周彝徵之于
昔有由來矣烏虜聖遠言湮六藝之教不行六經之
學不傳五十二家之書都來穿鑿三百六十之體更
相榛蕪帖括之儒或習焉而不察家塾之童或少見
而多怪文字之寄於世也縣縣焉不絕如綫矣如欲
挽回振作資飾皇猷煥然與三代同風則不必高談
性命之原馳騫六合之外卽此一書學之復古而治

天下已運之掌上矣請因聖問而條陳之春秋以上
言文不言字文與字之並稱顧寧人以秦本紀瑯邪
臺頌爲證然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夏禹治水
得金簡玉字之書則古亦有言字者矣字之本訓乳
也孔者必有愛育之心故爲愛爲育孔者必孳生故
又爲文字之字按周禮春官大宗伯內史掌達書名
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滋益而名故更曰字此鄭
用說文說然字之於物也猶名之於人也雖謂之直
通名字之字亦可矣結繩移而書契作者雕龍之侈
辭別無精義而獨體合體之子母八象六類之制造

夾漈之畧可按而攷今不必重煩筆墨指事象形會
意諧聲假借轉注卽所謂書之六義天下之字皆從
此出者也其說莫詳於許氏說文然有蘊而未發者
有引而可伸者許氏輒曰意兼聲此但得二義其實
亦有一字兼數義者其於合體曰諧聲則獨體之聲
從何而來許氏蓋闕如也原其得聲之故卽古人天
生之言語故六義次序雖事在形先其聲則必事在
形後何則指事者形於字而後節其事而命之爲聲
者也象形者先有其名得字之後因而稱之不必別
立一聲故也其餘實難更僕按部而求亦自可尋四

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經有限而緯不窮者楊
用修之說也經中有緯緯中有經固不可畫一而旣
以六書爲十分而聲四義三事二形一則十分之內
所謂經者已盡據之矣十分之經未必是字字假借
字字轉注則只見其經無減而緯有限楊說窮矣六
書之中假借轉注最多歧論以假借論之則程端禮
曰借聲張謙中曰因聲借義易疏曰借義不借音一
言而蔽之曰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有古有
其義而今不可臆度者有本無其義而偶與之合者
諸家之論謂之皆通可也謂之皆偏可也雖使倉頡

自來亦必唯唯否否昧茲聚訟矣以轉注論之則程
端禮曰轉聲張謙中曰轉聲借義趙古則曰有因其
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義有三轉四轉八九轉
者有轉同聲有轉旁聲有雙音僅義不爲轉注者有
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至以考老之同意相受駁
許慎以下諸儒亦一言而蔽之曰莫善於近世載東
原之說其言曰說文考注曰老也老注曰考也轉注
者互訓也然則同意相受之旨了然矣諸公有知得
無霍然汗下八卦也古文也籀文也分屬忠質文而
以小篆爲霸者包蒙之論也由今觀之當日之所謂

霸者邈然若尙忠之世作此論者亦衰世之意乎從
象形而曰文從滋益而曰字從著於竹帛者而曰書
此三者雖曰各有專義以其爲用相近也故古今文
筆隨時混用知者自知誠無待於訓詁矣曰大篆曰
小篆曰刻符曰摹印曰蟲書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
者秦之八體也曰古文曰奇字曰篆書曰隸書曰繆
篆曰蟲書者甄豐之六體也其實相沿而遞減者也
印度之右行西域之左行中國之下行兄弟三人主
文三方異矣哉落英茂木之象花草雲霞之變蕭帝
之風流山翁之悟解可念也小渚之長舟寒谷之春

荀乃書訣中千里陣雲萬歲枯藤之類非六義之攸
關說文中並無此語今不索言馬負呈祥龜浮效靈
河洛之辭徵於易傳芋頭之山一本九穗神農之應
載在緯書皇矣哉人文之肇闢也大抵文字者天地
之精粹生民之耳目也原夫書契之未立也雖有至
明不能察萬里之心雖有至聰不能聽萬世之語雖
有至辨不能名萬物之蹟於是乎制而象之區以別
之或牘焉而漆或楮焉而墨狀範毫端呈形字表以
之而郵則萬里之顏在眼以之而叩則萬世之響在
耳以之而呼則萬物之數可坐而致矣文字之功用

若是其妙且神乎自是厥後學者日趨簡捷自古文
而籀籀而秦篆之道凡三變自篆而隸隸而楷楷而
草書之道凡四變而懸針飛白許多名目又紛然旁
出則所謂秦篆之不可復行殆有甚於秦時之視古
文六書之義幾乎熄矣又況自晉以降習書之家以
二王之姿媚爲尸祝自宋以來讀字說者以荆公之
執拗爲口實一日之春千里之草三刀之州八人之
火信之甚牢七音之賁八音之敦九音之齊十音之
辟解者無人增竹於匪而象離加食爲饒而旨衍書
登梵筌口必加旁字入道書兩常建首俗學纏糾不

可救解兼之以詞章八股之習束之以功令驅之以爵祿則古學之弁髦尙何言哉嗟乎古書之存者於今亦罕矣漢藝文志小學十家倉頡篇見考工記者惟鞞甃柯欂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者惟黃潤織美宜制禪鐘磬等笙筑坎侯二句訓籀見史記正義者惟戶扈鄩二字則非但班志所云閭里書師斷六十字爲一章者已無面目而相如揚雄之蹟亦泯滅無傳矣天幸斯文未墜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字母五百四十部爲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綱領者宛然俱在李陽冰之字原徐鉉之韻譜皆許氏之功臣而他如

史游之急就篇郭忠恕之佩觿汗簡賈昌朝之羣經音辨李文仲之字鑑張謙中之復古篇近代顧氏之音學五書邵氏之古今韻畧皆足以羽翼斯道馳名藝苑爲醫俗之針砭復古之津梁六書之與亶在斯歟臣又嘗見世宗朝成均館所藏經書板本則偏傍必詳點畫無訛其時書學之明可以推知而大聖人制作之心法亦足仰揣於萬一矣誠願殿下以此本重加校梓與中國石經並列而以說文以下數子之書立之學官增置博士弟子如漢時未央前殿故事回雕蟲之末技返魚雅之淳風真書如立行書如行

藝海珠塵
而汲冢之簡响屨之碑獵鼓之碣碧落之文可得而
通矣陽文爲款陰文爲識而仲丙公乙兄丁伯申之
鼎祖乙父癸婦庚母辛之卣蒲荀馬鬣之鏡荇葉螭
紋之鍾可得而考矣其繼往開來紹前烈而詒後謀
者將與天壤共垂臣向所陳復古之請良以是也夫
以朱子之集大成於羣賢於其撰小學之書也以曲
禮內則弟子職等篇爲之支流而本之以灑掃應對
執事居敬之說未嘗一及於三蒼爾雅之訓者豈真
不講於六藝之旨而然歟蓋有所急者存焉亦猶程
子之說易畧象數而宗義理以救王弼以後老莊之

弊云爾此聖賢隨時扶世之苦心也夫義理之小學
名物之小學漢儒已並言之西河毛氏亦以六經共
爲六藝後儒之往往侵凌以小學把作已物固不滿
一笑而至于今日則朱子之說又如日中天而名物
訓詁之學微矣正宜表章漢儒舊說與大全集註並
行不諱豈非朱子之本意小學之急務乎夫學莫大
於格致格致之要又莫先於文字聖學之高明固已
洞見於書道之原矣臣何敢更贊一辭而臣等旣承
御定韻書校正之命請以韻之一義仰復焉夫字必
有義亦必有音書之通乎經亦猶韻之通於樂也字

義修而經術正韻學明而古樂興惟殿下懋哉懋哉
臣謹對

雅亭集序

世之篤論者稱李林官品識第一篤行第二博聞彊記
第三而文章特第四耳乃於第四之中人之不知者過
半則矧敢悉其所謂一二三者哉雖然方林官之未知
名也泊然窮居手一編若將終身者而一朝館閣交薦
之朝廷至設官而處之號曰檢書上嘗稱其文有山林
氣及其沒而命徵其藁給內帑錢爲劄劂費何其盛也
昔漢武求相如之書宋高序東坡之集方之于茲未足

多焉於是乎懋官之平生定矣嗟乎余與懋官周旋三
十年所其行藏本末大畧相似世或有王前盧後之目
其實師之云乎豈敢友之云乎哉獨於談藝一事犁然
相合若執符契而調琴瑟物無得而闕焉每舉王元美
祭李于鱗云惟子與我開闢所稀之語以相擬似今其
集中論次交遊宴集登覽聚散月日歷歷俱在而斯人
之墓草宿矣爲之俯仰太息而不能已焉蓋嘗論之文
有詞人之文有儒者之文華實之謂也懋官雅不欲以
詞人自命亦不欲以儒者高自標榜故其學常自附於
鄭漁仲馬貴與之間爲文章無捭闔之態矜持之容期

藝海珠塵
於母俗而已其微意以爲有過此者存焉耳原其著述
割記語類則白虎之通論中壘之別錄也小學名物則
急就之功臣埤雅之後勁也其考古證今則亭林秀水
之一流人也尤善尺牘題評小而隻字單辭大而聯篇
累紙零瑣瑣纒纒罪罪可驚可愛縱橫百出殆欲兼
李君實陳仲醇輩而掩其長者矣人見其尺牘題評而
曰懋官非古文此尤世說以不學史漢列傳者也見割
記名物而曰懋官非古文此責注疏之異於八家文抄
者也懋官最不喜爲詩所選不滿一卷然其意匠峭崛
格律精嚴母雷同母武斷以不襲不剽爲歸趣蓋其著

之深故使事密採之博故下字繁人訾其密則曰沓拖
怪其繁則曰僻澀此又以陶柳王韋之五言律杜韓黃
蘇之長篇者矣中朝人嘗稱懋官之詩曰力掃凡蹊別
開異徑晚宋晚明之間當據一席夫懋官之爲楸官政
在於爲宋爲明而世之人乃以其爲宋爲明者而譏楸
官則其不失懋官者幾希矣嗟乎使懋官衣食粗足給
五六弟子筆札之需而稍閒其身從其所好則其著書
必不止此而天又不假以年使不昌其業悲夫雖然其
學問之所透識見之所到竟亦非鴨水以東人物此其
所以受特達之知於聖人者與懋官嘗應旨撰進城市

藝海珠塵 一
全圖百韻御筆題其券曰雅仍以名其亭并錄之爲雅
亭集序丙辰孟夏貞蕤居士朴齊家撰

比屋希音頌 并引

臣於去年十一月初十日伏奉儒臣李東稷疏批一通
頌下者天章爛然宸評鄭重臣以下邑小吏蒙此異數
且惶且感措躬無地又於本年正月初三日伏奉內閣
關文依諸文臣自訟詩文之例特命臣撰進詩筆者惟
我聖上以文風之不古屢發中朝之嘆而如臣斗筭之
才亦垂葑菲之採循循善誘示我周行有若引而進之
可與有爲者然臣雖頑愚寧不策勵自奮圖惟厥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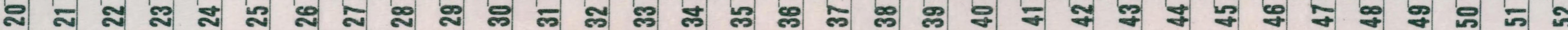
臣於弱冠微有志尙與一二朋友倡古文於寂寞之濱
其鄰之夫未嘗過而問焉及其虛名誤擢白衣登朝則
又以寫書校書爲職亦未嘗聞其有能言之目也忽於
近歲猥受特眷或專編書之任或廁應制之班往往與
藝苑諸臣後先標名則儼然據當世文人之一席矣臣
固萬萬不敢當而若其所自幸則有之彼七十子之徒
得聖人而師之終身學之不厭臣以薄技躬逢盛際十
餘年來不失門路者校正御製之力居多至於批旨中
歷舉臣名於著作之列而有曰登壇執耳復明夫道統
之權者予以爲已任是則以臣爲足備數於王會之遠

夷庭實之下陳矣夫布衣者流崛起詞垣樹赤幟於一方以號令天下而薦紳先生靡然從之何況聖人處南面之尊手握文衡親建鼓角揮斥風雲動盪日月奮之以干羽格之以簫韶則庶邦荒服其有不稽顙稱臣虔奉正供者乎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郁郁乎文者豈詞章之文乎哉臣觀數十年來號爲能文者皆功令之雄耳並與詞章而未之聞焉臣以畏約之深不敢昌言指斥而若其力排流俗矚然不滓者臣之所自負而亦欲藉手以事君者也臣嘗語人曰今之學者亦何事乎韓柳歐蘇之文卽日取邸報中絲綸伏而讀

之可也臣之所鑽仰而從事者如此雖不敢竊附於奔走疏附之末而亦自謂不畔於道矣世之悠悠之談或有些警臣文爲明世之習者此不過從時代起見耳夫詞人之文有時代志士之文無時代臣固不敢以詞人自命而乃若其志則有之經之爲十三緯之爲廿三錯綜擬議元元本本務歸實用者臣之所願學也雖未能至心嚮往之矣至於區別體裁宗盛唐而禰八家自以爲能者實有所未遑焉過此以往勦說纖人之詞篤信戲子之木此又臣之所大恥也夫今之人實無有見臣半藁者何從而議臣豈以向者一二應制之作爲不合

歟此皆乙覽之所經而寶墨昭回重於九鼎大呂者也
然則以此而論臣不幾近於魯酒薄而邯鄲圍者歟臣
謹按前日批旨若曰臣等慕千里不同之俗鮮有超然
聳拔非渠罪也者聖人推恕之論也今日筵教若曰可
無訟愆之詞者春秋責備之旨也有以哉聖人之言引
而不發有若曲爲臣解者臣方銜恩佩榮罔敢失墜而
伏讀閣關敷衍之辭曰改過自新夫過有三焉學之未
至固臣之過也性之不同非臣之過也譬之飲食以位
而言則黍稷居先羹藜居後以味而言則資鹹於鹽取
酸於梅進芥之辣擢茗之苦今以不鹹不酸不辣不苦

罪其鹽梅芥茗則固矣必若責其爲鹽爲梅爲芥與茗
者曰爾曷不類黍稷而謂羹藜者曰爾曷不居前云爾
則所冒者失實而天下之味廢矣故櫛梨橘柚之包蘋
繁蒹藻之羞齒革羽毛之俎莫不適用者期於口也故
曰善無常師批旨所謂翔潛不拂其性鑿柄各適其器
者大矣哉聖人之論文也夫離騷變風天下之至文也
周室而不遷則黍離爲二南之音三閭而不放則楚國
經賡載之聲非正則一身原有哀腔周京百姓先帶歎
詞也此聖上之所以眷眷於作成之幾而以祈天永命
爲文治之本者也夫文章之道不可一槩論也要其傳



之久者必其學之深者也是以君子貴讀書也此臣等之所日慥慥而勿替也夫臣謹取聖語爲比屋希音頌一篇再拜稽首而陳之其詩曰

日出之邦終古文明油油禾黍肇我正聲 帝眷青邱皇矣惟辟重光奕葉百祿之錫王頰下民孰笑孰顰既綵旣穀莫不爾均王在治忽聽于爾音民有心聲時謂之風其風有愆惟民之疾王咨于民予抃汝失有穆嗣堂聖人攸居俾也可忘陶復厥初山龍絺繡聖人攸御豈曰無衣懷此大布文之滅質亦孔之殆彼聲靡靡曷不知悔惟古有樂厥名爲瑟一倡三和朱絃疏越遞鐘

斂巧比竹慙繁其世已遠其曲猶存如樸未雕若酒之玄薄可使敦伎可使平愔愔伊籟維德之則王曰繼哉建我皇極有跋斯走有瞽斯明如夢旣寤如醉獲醒懽忻舞蹈盈耳洋洋可以育德可以致祥若時雨過其興也勃有不信者底汝于罰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孰謂澆漓而不玄同其民壽考其日舒長服黜其華繪屏其章家擊簣桴戶稱瓦樽太平萬歲以獻吾君

亡女尹氏婦墓志銘

吾年二十七之臘月二十七日而汝生吾逾五十之五月六日汝死汝生十有五年冬歸于尹厚鎮通家子也

其年五月吾奉使熱河參 純皇帝萬壽宴九月還渡
鴨江有旨騎三百里飛撥抵京以急裝入對便殿上勞
苦之已甚陞軍器正令再赴燕京仍賜緞綉絲絮以資
汝嫁益異數也時汝婚期隔日吾聞命卽發未敢視翌
年汝夫發解南宮試其時兩家父母俱存慶其夙就福
祿宜家也又翌年秋吾宰扶餘而汝母歿於家又四年
汝從汝舅丹城任所又一年遭姑之喪汝遂主饋頗有
幹稱吾不甚喜以汝冲年數悲哀又擯擋家事宜悴也
喪甫畢而果病舅家以爲胎也不知其瘵十月吾將汝
永平縣衙汝無慈母非其居之勝於舅家也釋勞故也

調治數十日稍安十一月嫁汝妹南氏婦汝與之同來
京第今春汝舅遷金山郡將迎太夫人以汝病瘵不果
吾以永平近欲復帶去而汝舅又以官事待勘金吾未
決也吾去時數顧汝甚惡其瘵稽冀其支半年也端陽
日放衙獨坐有危報至卽夜載汝兩幼弟冒雨馳八十
里馬上聞赴遂哭于野先是吾夢入深林有斫柴痕草
色杳然撫汝稚弟悽愴若有求覺而不樂是日哭然後
始悟其境也豈前定歟吾入而汝已斂聞汝以不見爲
恨也汝季之嫁也吾就議之汝云服與其華而單曷若
韜而重乎吾喜其言之符于德也吾以此知汝之能儉

也汝兄弟六人汝居第二而諸季皆喜仲姊吾以此知汝之友于家也汝歿而婢僕疏屬莫不哭之哀吾以此知汝庶幾不得罪于舅家也汝嫁逾十年不字以死由今視之不助一戚而由後視之噫其絕矣吾今始衰戚亦不長但恨造物者勞我以情多此與奪也以月日葬于天安郡三歧店某坐之原從先兆也吾欲往職不能逾他省作志納于壙使後人知汝爲貞蕤朴君齊家之女疎軒尹公可基之子婦可矣銘曰
茫茫厚地哀此婉孌生之訣兮不見父之面

庠生李君行默墓誌銘

李君行默而信以巳未三月二十八日死距其生甲午得年二十六其客權澹窆赴余于永平官次曰李君得疾五日而死亦無他語惟屬曰昔邢居實早歿而其秋風詞三疊朱夫子實表章之我且死有詩一卷託貞蕤選足矣余發書以泣思有以復焉而未能其比擬失倫姑不暇計也君常以八月十五省墓于鐵原死之前歲約余尊潭潭問於永鐵阻水失期余爲彷徨終日君過縣謝而去遂不復見聞其葬於鐵欲相其紼未詳其日且有事入都將及揚州之岐有丹旌而來者問之則君也余爲握其父之手而哭之野嗟乎使其生而遇諸

此也店中之酒可貴而道峯水落之間煙雲樹色可指
而賦也君之父曰生薄應鼎少余三歲君之婦翁曰都
事徐君有季少余六歲方兩家之娶子而嫁女也余實
儼然目其翁謂後生可畏以相侮謔今徐君者死已久
而後生之子繼而又死則吾如之何不老且疾也君夙
慧甚十三持母沈氏喪如成人以至治門庭御婢僕審
契券作書札長者悉倚辦焉君暫而都善修容止對客
無失言見人於他所能物色得其七八其爲人也噤而
能和弱而能守藝而能淡其於料事也趨卷舒疾徐之
會則更歷皓首而有不及者或稱其詞藻之美而已者

蓋淺於知君矣嘗淨掃一室蓄古器名人書畫焚香啜
茶吹笙鼓琴以自適其友訶之曰無益也快取功令文
讀之作進士及第可矣君笑曰使我登高科立致卿相
者猶不以此易彼況未必是乎其父監窳上游君來曰
孟夏江光瑟然請從而溯焉余欣然許之三日賦詩二
十餘篇而還君久而誦之益榮其致父之執也記余請
告家居數飢窘熬治南蔬偶調餅餌君善其糊味故暑
月輒以南蔬啗君屢宿今其壁詩如昨而南蔬之樂竟
亦不可追矣君之系出璿源具載君王考楊根公諱昌
郁誌中不書君有子女君歿而皆天一女僅三歲於是

君之世不絕如綫矣銘曰
弓裔之山喬木芋縣安此宅兆用諗千年

藝海珠塵
卷之十
吳省蘭
泉之輯
仲魚校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寧 陳 鱣 仲魚校

貞蕤橐畧 詩

朴齊家篋

城市全圖應令

君不見漢陽宮闕天中起
繚以層城四十里
左廟右社宏樹立
背負叢山面遠水
天開地闢南平壤
舊邦新命先王以
文明日月近
樽桑慶會風雲護
仙李六曹高臨
白道傍
七門聳出丹霞裏
民惟五部之統轄
兵乃三營

所管理戢戢瓦鱗四萬戶彷彿淪漪隱筋鯉畫工思入
秋毫細映以玻瓈縮以紙五城衞衞列次第大都宮殿
疏源委風俗猶傳董越賦方言舊說倪謙紀事有孫穆
類外別圖從徐兢經中揣設色詳於輿地家掌故宜先
職方氏川渠巷陌紛可數歷歷闐闐連郊鄙豆人才馬
還笨伯屋僅如黍樹如蟻杜陵花接春陵氣別有光景
生微紫仙山樓閣卷何有汴河清明弓可擬震爲引化
離敦化讀畫先從禁籞始分開昌德與昌慶建陽一門
中間峙青葱樹認春塘路軟羅巾歸泮宮土北苑松陰
特地寒羽衛肅肅醮壇祀西望觚棱最高處慶熙金榜

晴空倚乍聞漂聲近御溝復有黃花拂彤彤小李金碧
夕陽山愛此玲瓏入骨髓黎峴鐘樓及七牌是爲都城
三大市百工居業人磨肩萬貨趨利車連軌鳳城絨帽
燕京絲北關麻布鞞山泉米菽禾黍粟稷麥榎柁漆
松梧梓椒蒜薑蔥蘘芥葷葡萄酒棗栗橘梨柿有剖而鱗
貫而臚章舉石首鱖鱮鮓柏葉灑果潤欲滴絲核護卵
明於舐賣腐篩匡高似塢盛瓜網眼踈如麕蟹筍在首
兒在背浦女青青吉貝縑或試其重舉一雞或壓其嘶
負雙豕或買牛柴自牽轡或相馬齒旁插箠或瞬其目
招駟僮或解其紛勸妯娌或有彈琴倚新聲或有吹簫

誇絕技誰云畫樂不畫音指法亦足審宮徵唐詩杜律
貼對聯樓梯處處憑長几迎門喚客者爲誰鞋鼻尖尖
偏有耳易知難忘染靛局滿壁青痕揚掌指鼓治皮革
恒比鄰上挂鞦韆下釜錡葦簾中人頗似閑坐秤川芎
與白芷梳頭少婦元時粧綉索垂垂門半闔忽若閒行
過康莊如聞噴噴相汝爾買賣既訖請說戲伶優之服
駭且詭東國橦竿天下無步繩倒空絕如蟾別有傀儡
登場手勅使東來掌一抵小猴真堪嚇婦孺受人意旨
工拜跪老少八色號紙牌甚者如狂窮日晷瓊叟剖成
二赤豆拍膝擲之環玦比風車紙鳶捻依然瑣細不嫌

求諸邇餽餅花饅節已過市色居然月建已知來生日
作燈市雜選傾城上元似泛水鳴匏聞坎缶入麪蒸榆
有饒簋少年一隊簇擁去鷄兒在臂矜毛鷄鷓鴣名字
過數十雕籠彩斂風旖旎舒雁舒鵝恣呷啜酒家臨水
槽爲壘有瞽叫罵兒童笑欲渡未渡橋已圯狗屠更衣
人不識狗隨而嗥怒睨視可笑南宮報捷人何急於汝
衣半襖阿郎寶馬一品衣青扇黃囊擁羅綺崧陽草笠
茜紅衫掖隸翩翩輕步履井邊黃篋籊籊柳下雙卵
結蟬子三三五五各有求來來去去紛無已吏胥之拜
拜以腰市井之唾唾以齒不鞍而騎何處圍挾籃而拱

誰家婢徒而寬襪是黃門晒而褰裳即紅妓物衆地大
無不有亦能偷竊藏奸宄赤索邏者來睢盱衆中側身
立而俟須臾辟易官人來輶車之坐高可跂荷傘隨者
喘最急且聽且趨諾唯唯烙竹烟盃長一丈螺鈿小盒
輕可喜蕉葉扇敲大如帆曳地篋輿議政是令史義不
廢張纓腋隨何嘗離半跣帽灰鼠者未陞品帶烏角者
初筮仕一幅森羅大都會世態人情畢輸此太平文物
侔中華休養生息成四百禩此圖豈非關世道部屋不違
天尺咫真同盤礴郭河陽不數風流趙承旨始知王會
圖非偶休言急就章皆俚借問興仁門自別區獨以方

城獨雉最憐城北屯邊俗不種桃花以為恥空翠飛來
舊宮路行人解說龍蛇燬石礎人立池光淺白鷺飛踏
松枝死指點林端射堞明亦有樵兒背乘坵立辨鬚者
彈虛弓坐屈指者調橫矢大平館東明雪樓紅表丹楹
宛在彼惠廳均廳國之淵倉庾崇崇萬億梯黃昏幾點
平安火分與南山屬司烜微茫郊署辨殺邏磊落天閑
滾碌駟對畫應須說畫義丹青妙諦通於史濬川疏筭
魚孝瞻志地篇修鄭麟趾拜賀吾王昭儉德民風朴素
無華侈南自毛羅北不咸東至于山西馬背四千餘里
未所刺三十六國船不使民無遊手屋皆富金不欺秤

藝海珠塵

貞觀集卷詩

四



俗盡美立國仁城義市中不以繁華佳麗恃鳳凰來巢
麟在藪熙熙壽域惟民止只將淡墨歲一掃畫裏人烟
應倍蕤擬追張華漢宮對掖垣蕭雨吹燈燼

金剛一萬二千峯再試應令

移筇一日一峯頭百歲三分始一周河曲九千崑最大
秦居百二雍堪倚高低自有千般異前男都將一覽收
皆骨爲名山是石多楓之故地宜秋羣奇滿眼知難悉
寒皴無邊孰布籌縮入丹青猶挂漏散爲千億恣窮搜
名言定自禪經出題品還從巧歷求近海蒼茫元氣積
滿空飛舞素峯稠人生幸在高麗國天下應無歇惺樓

朶朶皆從雲變化登登盡是玉雕鏤浮圖自作天然級
瀛海初非分外洲百道泉來知壑衆四時寒在覺林修
峯陰直接金城界炭路遙通鐵嶺郵恰帶斜陽眉際現
迴如微雪指端浮浮嵐暖翠光皆動拔地參天勢更遒
疊嶂森羅狂欲拜層巒攢蹙笑迎眸無情有態回頭失
異地同名屈指愁乍望奔騰如有驟旋看拱揖似相酬
天風忽送笙簫韻木葉時同梵唄流險處髮隨山氣勁
閒來語帶水聲柔齋糧五嶽懷前輩搔首青天問舊遊
弱水三千僊不到南朝四百寺空留幽函碧笏圍衣擗
古屋蒼苔上瓦溝妙吉相驚真鉅麗衆香城處最深幽

藝海珠塵 卷之五
緣谿繡菊垂垂側抱石叢篁細細抽高似吳門分白馬
險於夔峽下黃牛尋常駕壑緣神木幾度懸空汲鐵鉤
一線天通癡鳥雀兩山斧劈怯猿猴危看一柱能支
高有千尋舊繫舟怪怪奇奇元自別尖尖碎碎不相侔
爭流競秀斯何地尋壑經邱且未休避世華人名草草
降香元使事悠悠遐蹤佛有乘槎泛遺俗僧傳走瀑洄
福地神靈藏虎迹洞天風雨起龍湫鴻荒草木齊東語
鼇海桑田杞國憂白堊靈源長夢想青鞋布襪幾夷猶
書傳永述今千載地入新羅舊九州方士無緣空采藥
聖人聞此定乘桴泰山日觀風斯下華嶽車箱較孰優

一逐飛仙游未易也非行脚住無由琳宮日落華鯨吼
紺殿天寒怖鶴投是處堪移宗炳臥幾人能不向平羞
槎枒黛色心俱化窈窕風湍耳與謀方外高游期汗漫
寰中小士任啁啾依然摩詰圖中也得似山陰道上不
楊老書同漣水米玄齋筆比十洲仇易知難忘開新徑
側眺橫看認某丘愧乏鴻詞鳴聖世但聞靈境祕遐陬
三更翦燭詩仍就一夕談山病已瘳再訪奇峯二十六
海山亭畔狎輕鷗

流霞亭行三試應令

烟柳濛濛一十里門對春江半江水舟人行客盡回頭

指點流霞舊亭子觀名因地想聖人堯情舜思留江濱
草木皆傳御愛名華扁不改龍潛辰此亭正自關文運
有待奎章閣初建烟水全輪鏡湖勅雲臺久割華山券
有敞可游深可息復許藏修繼酒食此意詎直供游衍
要使人人來矜式侈以太僕之名駒寵以黃封之百壺
導以耀日之金牌夾以從風之笙竽欄牕倒影俯空綠
嶺從如雲蔽江麓日斜波鳴大魚立錦帆迎人敲一幅
金碧山圍漢南路蔚藍天入鷗亭樹齊言今夕樂未央
風流摠是名亭故中使催詩飛馬來揮毫落紙何雄哉
湖堂故事欣再觀國之所急惟賢才共約吹簫步汀月

相期襖被衝城雪登樓一嘯水天寬消盡人間礙穢熱
自是明廷黼黻身未忍便結漁樵鄰至今望湖亭畔草
青青猶似下帷春

以眼昏辭官示諸寮

眼暈著樹生虛紋有時金屬流紛紜又如輕波蕩發圓
承暉倒寫屋霑翻搖搖忽忽此何物拂之非花亦非蚊
歎息從前作細字禿盡一塚中書君內閣文書如掃葉
十年校讎窮朝暉前身負債億億萬今生一字酬一文
不然定有駑駘相鞭箠日輸三百斤虐用其外足傷明
況復酸辛腸內焚隱痛孤兒不逮養有祿何曾徹厚墳

三牲無味萬鍾輕世上榮悴如浮雲區區別有戀主義
際遇不係官卑尊由是遲回亦云久無奈一夕雙眸昏
我官羞與樂工比詎宜摘埴隨詞垣小人謂我飽且颺
誰知至今妻無裙儻追高蹤沈麟士餘年靜默依邱樊
獲近耿光猶有路周旋月講朝三元

北鎮席寄日下諸子

我生九夷中識字誠區區詎期十季間三謁醫坐閭中
華博覽人有時還慕余地是箕疇舊文猶唐宋餘抗交
畧名位情真非面諛偶書輒裝池小話必鈔疏文林與
酒所無席不招呼恨未展歸期一歲留燕都我身糜使

職旋歸敢虛徐依依摻別手脉脉送征車登高望遠海
慨然念居諸微才任專對智慮恐疏迂行當俟稍暇浩
然賦遂初載訪仙人迹言尋高士居風纒阻幽興山色
慘未舒偃偃坐禪房咄咄空裏書山靈倘垂鑒良會重
可圖

閭陽驛早發

快活真如鳥脫籠好將歸興溯春風夢回池北談詩處
路入京東考古中細柳輕霞搖淺碧遠山初日吐殷紅
長途畫卷知誰贈極目天然設色工

禾積淵

禾積淵



善海珠塵
巨石抗深潭昂首背穹窿有如匍匐人負兒凌衾中右
旁穴一釜淪漪徹底通自肩膚理殊贅附類庖銅器有
鹿上灘何嘈嘈對面成雷風下流百餘步雲壁恣奇雄
石體雖一定變態亦無窮緬想造物初積費鎔化功膠
黏與灰隔一一肖人工命名謂未積豈非田舍翁可憐
遂壑中乃有此玲瓏五里天一匹松影夾西東羣鳥與
錦石落落背相同陰厓花更早倒影搖微紅橫看水非
遠津逮須孤篷亦有揭厲人播網隨菰叢振衣出平原
遠夢含晴空

水洞棧道下有灘奇石森立余甚愛之贈名研山瀨

水禽何必白褐色亦軒軒怪石何必白妙只在嶢峴吾
於白雲路愛此無名灘一峯始東拒急湍從旁奔素頂
篆微雪滙波湛其根中峯正皺蹙天然嶽勢存千崑與
萬壑羅列手可捫南峯忽離立遠作天外山西嶼有餘
意落落數堆屯平生一丘想石癖傾稻孫可憐小寰海
攝之尋丈間笑據太行顛乃與祝融言曹溪五十里當
爲星宿源真岳豈不貴畫圖始稱神畫圖亦一面所貴
此山真

荅柳本藝依聚星堂韻詠雪

本藝治齋次子

無樹無枝飛素葉倉頡字之呼作雪更有歐蘇賦詩來

刻露清高語超絕柳家二郎真奇才
眎我一篇心便折
此道中微四百季浪花不須論起滅
見聞多從風氣固
手脚動被功令掣老夫無力開荒榛
白首茫茫眼花纈
世人見君那得知家雞野鷺元不屑
還將禁體成雒誦
獨把深杯對飄瞥
彌衡不愧忘季友
項斯自足逢人說
豈謂投桃思報瓊却笑持金來易鐵

再用前韻

漢城春早萌桑葉忽驚連朝天
雨雪銀盃縞帶從滿地
猶鵠髭鸞吹不絕壓匾吾家
御愛松三十二柱擎欲
拚似聞游蟲撲掠亂獨有歸鷗起
明滅斜陽未了便成

昏冷烟欲放旋見掣風中杳拖彈木綿天未迷離張司
纈徑愁千重悉堅疑細數六出真瑣屑落花何意到地
消倦蜨無端棲鬢瞥亦知令嚴非活法且可詩成戒勸
說古人難及政在此大約斬釘而截鐵

附次韻寄柳兄本藝

男長稔

丙辰春仲家大人公退袖示柳二郎雪詩依
聚星堂韻一篇曰劉景升兒敢望孫仲謀乎
余甚慚焉竭力奉和未免塗鴉習氣也
平生作詩祇數葉七言初賦今季雪季紀於君末肩
隨才具乃爾相懸絕聚星堂中三尺律蟻封盤馬多

曲折當時賓客盡名流詩卷不隨鴻泥滅嗟余欲學
苦語澁腕筆初非從後掣心如破網字全漏可笑東
披復西纈陳言但聞禁玉月險韻那知通葉屑君詩
政如搔背癢妙語莫教經眼瞥唐壘可劉宋牆短東
方之人不可說吾將側執御李幢弱冠已是錚錚鐵

偕柳惠風檢書于東內閣話舊復用前韻冷齋
得恭

校書支離如掃葉見恠尋常多越雪縱道官忙未帶銜
初無交好將誰絕我真令公膝當屈君非處士腰堪折
區區蠶蟻各相訴至性根天不磨滅竭來玉堂續詩話
老去機鋒猶電掣文章政事兩何有百季鼎鼎風燈燭

磁石同求鍼豈曲翡翠殊族金還屑畫裏緋袍玉筍高
夢中朱紱黃梁瞥優施暇豫敢自歌褐父庚癸應羞說
風心只信怨黏泥世眼那認綿裏鐵

附次韻貞蕤老兄續修聚星故事 冷齋

屬詞季來厭枝葉更不將鹽擬議雪譬如參禪偈都
無況遇知音絃忽絕後五百季正今日沿溯風雅見
委折坡翁自是過去佛佛性長在誰能滅梅枝未吐
輕寒勒柳絲欲弄微風掣狡獪擲米驚簌簌娉婷散
花愁纈纈龍公初意只行雨未墜而凍鬆成屑春山
氣味温如玉任他模糊消一瞥充棟詩話有誰理與

君解頤時時說小西閣上攜琵琶池中定有粧賓鐵

書扇贈柳本藝四用前韻

南山小閣明新葉柳家少季顏玉雪步繞闌干自詠史
角巾紅拂真清絕人言跨竈大不堪諧語時將莊語折
何郎粉面試相拭荀令衣香留不滅仙葩自有世外芬
俟翻不受籠中掣爾來春光殊可念已見游絲緣樹纈
胡不提壺來飲我晝永政好霏談屑我昔如君君未生
五十允陰飛鳥警君知此日足可惜也應見詩頌我說
吾家小兒頭角長莫謂江東無寸鐵

附再寄柳二

男長稔

宇宙茫然飛水葉葉纔消時便非雪其聲至輕如不
積忽見衡門人迹絕衡門人絕不足愁但惜簷松危
欲折城頭點黑彼何物萬象皆化烏不滅杳如紗幘
蚊翅集倦如落花蛛絲掣紛紜浩蕩奈若何無經無
緯從風纈謝家子女本無才比鹽擬絮真鄙屑君寄
雪詩憶前季青瑣邂逅去季冬偕君
被召入禁中無已瞥直堪高
據聚星席一字不襲前人說願將錙銖聽爐鞴打成
金銀合銅鐵

附三蒼柳二

男長稔

雨露於花霜於葉天地之變無如雪氣蒸而水水而

凝從風飛下事奇絕身邊棲集自天機未忍傾搖遽
摧折居然萬屋魚鱗平坐見春山空翠滅滕大多才
恣劇戲歐九行令太牽掣文貧字乏易觸犯如禦大
冬衣單纈未免仍作奴婢語開口第一稱米屑晚日
忽披黃襖子林端皓白何其瞥通家子弟恣好事鹽
絮紛紛補世說我愧黃鶴矜魯連君似白燕驚老鐵

次韻冷齋南瓜

天市織女主果蔬地道敏樹政螺贏夏生萬國來耜起
復有南瓜不計顆摘自盈握至合抱剖從口鼻連腹哆
矮黑雖微中已老佳境正在青而橈羣芳譜內失題詠

大夫之才能言荷實或戴花花不實更訝虛附秀別朵
闕閱早已登本草門望胡爲肩番果銜翻瑋瑁煎初濃
紡引羊腸曬始難黃皮赤癩臙青蘇恰到冬天風味可
別有炒熬間餅餌此法居然出自我項穉樹雜恣搗搗
辛椒石耳紛細瓊不羨馳名五侯鯖笑看拾芥陳驚坐
俗稱南蔬
爲琥珀便從飽後自煎茶盃面蟾背浮磊呵分付兒
童善爐鼎此是先生煉丹火雖然老圃誇經濟大抵生
涯亦么麼誰知蠟蟲昉胡元最愛甘諸自歐邏安得傳
方共一國世世功如草綿播徒令細君日噉瓜齒如居
晉笑豈瓏瓜能真率容我輩臙神不驚舌本安白柄長



鑿休棄汝幸有添丁克負荷

尊潭溪庄卽事

古人心却壯結屋敢臨深醒醉俱泉響衣冠搃樹陰
舞迴留謝妓騎導曼奚琴多愧煩東道厨傳谷裏深

豐田途中

入谷青絲馬春風時一鳴山花樵更發河柳卧還生
藹藹邨邊雨迢迢原上耕五雲如可覩鳥去朝京

三到金水亭

人自娛殘縣亭惟副盛名樹扶官道直花繖水邨明
小醉逢詩境便興訪野情欲知江近遠看取鷺飛平

九層洞同京山李丈漢鏡

谷水秋簾弱滌瑯不甚多白雲生處路黃葉踏來歌
幸踐名山約光承長者過此泉宜已疾吾欲飲無何
紅樹塞天地不知山更多脫巾松下飲抱膝水邊歌
世狹容吾懶官貧耐客過猶能理詩律學杜祖陰何
落筆秋雲近行厨亂石多孤烟盤鐵店返照引樵歌
山果車傍摘飛泉馬首過縣東行已徧南望復如何

丁巳四月二十有四日舟同澹交信菴泛廣津湖
漢湖阻風一宿聯騎轉向蒼溪分院留飲二日拈
虞山七言近體詩韻疊至二十章紀事迹懷論文

屬示之語互陳錯出無倫次焉

飛揚意氣欲何如
穿出垂楊十里墟
喚我登舟催下馬
憐渠取適政非魚
詩狂酒態身全老
水宿霞餐計亦疎
擬把長鑿尋絕嘯
居民還道是秦餘
水行雖晝夜行如盪
目龍宮接蜃墟
舉手自招天際鶴
攜竿去釣月邊魚
穿來兩岸菑烟合
泛入中流樹影疎
咫尺愁看飛鳥重
滿船空翠溼人餘

天晴列出鏡中如
百濟荒城認舊墟
楚色橫流分起雁
波紋忽皺有懸魚
舟行更覺衣冠古
酒病偏憐骨節疎
何物錢郎詩百首
零瑣瑣境猶餘

請錢起江
行絕句

落霞無際茜紅如
人在孤舟望遠墟
不少不多看隻雁
半風半水阻雙魚
回頭節物天中近
屈指交遊日下疎
只有悠揚銅輦夢
白鷗鄉裏黑甜餘

飛鳥茫茫帖水如
大江天限析津墟
扁舟只是同蜻蛚
名士元來比鯽魚
漢口青山千點暮
漢南烟柳一行疎
蒹葭終古詩人恨
腸斷分司莽蒼餘

冉冉遙山淡墨如
船舫暝戛白沙墟
錯人都大真貪鳥
臨水何嘗不愧魚
野渡多風菱葉小
江天惜雨棗花疎
誰知一夕蘆中飯
還是春明退食餘

書船安穩屋中如
坐羨雞鳴柳外墟
五技都憐窮鼯鼠

一生何苦注蟲魚雲濤浩淼吹襟冷江日蒼茫照髮疎
無賴禽言行不得幾回心折石尤餘

峽盡崖奔尚勃如天低東北始人墟行隨獾獾獬獬鳥
坐數堂堂策策魚青翰舟驚仙侶近白松扇拂草書疎
郎官也足稱名士水濶雲多痛飲餘

輕舟一霎剪刀如劈劃青天積水墟客裏風流噎竹肉
病中心事憶尊魚眼偏書細嗟先暗齒未茹肥覺漸疎
鼎足論文真有數小閒偷得月之餘

見說窰官牧守如人煙極目少荒墟女春桐確能淘鏹
男熱松明慣刺魚正恐菑畚征不漏憂愁埏埴法還疎

有時江閣開樽飲半是商船伐本餘

萬斛江平熨帖如琉璃樹影水精墟故人斗酒聽黃鳥
野客扁舟釣白魚昏嫁至今猶有累行藏與世本相疎
蕭然獨立清涼界一日長疑一歲餘

今古雲烟過眼如無多朋友半邱墟已將魂夢疑蝴蝶
休把生涯伴蠹魚老去暫須燕玉喚憂來未遽杜康疎
鶯花晚晚風心盡滿地江湖一嘯餘

浮生奚翅一塵如幸墮文明日出墟處小常慙東海鼈
居同自注樂浪魚山川錯落圖經失人物鴻濛紀傳疎
莫作彈丸看么膺衣冠猶是漢唐餘



至今相對蘭相如曹李生時早已墟買骨何年求駿馬
上竿幾日笑鮎魚飄然脫直唐三昧髣髴追蹤漢二疎
握手江干疑夢寐論交還是廿季餘

我於物也總哀如只合歸耕數畝墟厭向太倉偷雀鼠
愁從學究講鸞魚焦頭上客功無賴禿髮中書老見疎
一往情深徒自負肯將匄匄拾人餘

解問人誰潛安如遠將風雅遡殷墟更無作賦董天使
豈有選詩吳子魚野艇濶於浮世狹雲山勝似故人疎
青鞋一出輕家室目極滄波萬里餘

兒曹長大乃翁如已見龍光燭斗墟愛聽玄言揮麈尾

旋驚碧海掣鯨魚吹笙別院松風合詠史孤舟雨點疎
夕秀朝華君自取逢人不惜齒牙餘

此詩還笑彼詩如枉躡唐藩闖宋墟道是射人先射馬
安能知我不知魚元來曲士看書窄詎有前賢下字疎
妙諦初非言語得青莊豎拂示無餘

讀青莊遺事新刻本

百聖傳心我亦如敬於宗廟感於墟嗔他小慧能言鳥
做箇頑空不寐魚一夜詩城旗鼓整千年酒國幅員疎
定知別後思君地側耳江聲往往餘

指點盧鴻畫裏如草堂蕭灑靠林墟始知東郡監密戶
不羨西湖稅鯨魚酌酒新羹明綽約落帆官樹隱扶疎



藝海珠塵
故人勸我題詩去回首青山信宿餘

次韻萬歲橋庄鄭邑子時書堂童子有乞油之事
故多及之

手種新松總可椽萬橋蒼翠望堪憐
豹知變化能藏霧鳥不經營號信天
子舍苦丸愁永夜公田桂荏喜豐年
相思政似山陰雪莫學王猷半道旋
老大身如棟負椽頭頭相聚枉相憐
兒能上學皆奎宿吏不徵租是葛天
炳燭風流真惜日焚膏事業只窮年
鷄鳴粥熟荒邨裏又看垂垂斗柄旋
幾處朱門燭似椽書生螢雪有誰憐
溪橋佇立沈寒月

布被微吟耐曉天然杖仙翁空半夜傳燈佛祖已千年
明明一穗官缸火長照迷津喚復旋

瓜牛廬破雪埋椽傲骨於人不受憐
妻自辟纊身織屨耕雖多地嘯多天鷓鴣
名下慙懷刺鷓鴣聲中感逝年
好在孤雲祠畔石一生醒醉足盤旋

斗小牙門不采椽猶存鞭扑使人憐
寧同鄞縣王安石肯學杭州白樂天
梅綻猿脣回漢臘雪深牛目想堯年
一琴一鶴元多事何日單車故里旋

元化壁有池天成可以泛觴列坐

玉鏡天紳共一溪永州東界室云西

室云屬春川府

愛看小鼠

CL.

NO. 35672

蘇詩集

蘇詩集

卷

王維天幃共一第永休東界空天西

示外望首斷天如河以交輒似坐

一琴一鶴示芝事何日單車訪里

官學林休白染天麻錄東晉回斯繼

半小長門不采對首若歸林動人

被五海雲師判百一坐驪酒豈

味艷多世翻冬天賦詩各不速

山中亂如雲野料嫩骨欠人不受

用即一懸首直火昇然教

市婚婚何極觀天然林山餘空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